**精致的利己主义者**

**钱理群先生一直致力于传承北大真精神，深情地关注民族与人民的命运，积极开发现代中国优秀的精神思想资源，以自体生命与学术一体化的追求，回应大时代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呼唤。在北京大学学生评出的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中，他名列首位。其著作和文章从80年代至今，在几代青年朋友中都有很大的影响。**

**大学最基本的任务是培养“和谐的人”**

**文/钱理群**

**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：学生离开学校时，是一个和谐的人，而不是一个专家，更不能成为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。**

**——爱因斯坦**

**上大学到底要干什么？这里我要引述大家都十分敬仰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：“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：学生离开学校时，是一个和谐的人，而不是一个专家”，更不能成为“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”。**

**这句话说得很深刻，也很尖锐。大多数同学上大学的目的，大概都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专业人才，学有专长，因此获得一个较好的职业，既有利于自己的发展，也可以报效父母。应该说，这样的求学目标并不错，不仅满足父母，也符合国家对你们的要求。但这样的认识并不全面，这也是爱因斯坦所要强调的：大学并不只是一个知识的传授所、职业的培养所，它的最基本的任务和职能是培养“和谐的人”。这就是说，专业知识、技术固然不可缺少，但人的精神、品格更重要，因为知识技术是要人去驾驭的。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众多的知识，技术也很高明，但人不好，或缺德，没有良知，或没有独立性，甘当奴才，那充其量不过是爱因斯坦所说的“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”。这才是教育的最大失败，恐怕也是个人的最大失败，大概也不是你们的父母所期待的吧。**

**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：上大学，不仅要求知识，学技术，还要培育自己的人文关怀。所谓“人文关怀”，就是要关心人之为人的精神问题，注重自我和他人的精神成长。具体地说，就是要思考、探索“人生目的，人活着是为了什么；人与人之间，人与社会，人与自然，人与宇宙世界应建立起怎样的合理健全的关系”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，进而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信念，以至信仰，为一辈子的安身立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。同时也要不断地开拓自己精神的自由空间，陶冶性情，铸炼性格，在发展个人爱好、兴趣中充实与发展个性，提高精神境界，开掘与发展想象力、审美力、思维力与创造力。这样，才能使自己最终成为爱因斯坦所说的“和谐的人”。**

**[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albums/104099/104099/0/0.html#0$8b527d278614c44d908f9d30)**

**钱理群在家中**

[**http://phtv.ifeng.com/program/zbjsj/detail\_2012\_05/04/14317933\_0.shtml**](http://phtv.ifeng.com/program/zbjsj/detail_2012_05/04/14317933_0.shtml)

**退休的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，在一场名为理想大学的专题研讨会上表示，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他们高智商、世俗、老道，善于表演，懂得配合，更善于利用体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。**

**凤凰卫视5月3日《总编辑时间》，以下为文字实录：**

**何亮亮：退休的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，在一场名为理想大学的专题研讨会上表示，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他们高智商、世俗、老道，善于表演，懂得配合，更善于利用体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。**

**那么这段话呢被参展的这个嘉宾登上的微博，连续迅速被转发35万次，这场理想大学的研讨会上呢，是由武汉大学老学长刘道玉召集的，参加这次会议的嘉宾大多数是教育界有影响的专家和学者，包括上海师范大学的前校长杨德广，北京师范大学的这个前副校长顾明远，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朱清时，**[**厦门**](http://app.travel.ifeng.com/city_detail_98)**大学的教授易中天等等，他们不仅讨论当下高等教育的问题所在，更是努力为改变现状开出药方，描绘出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。**

**钱理群老教授这次讲的相当到位，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不是粗放型的利己主义者，现在正有中国大学的在培养，这段话今天在中国的网络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，我想它也是一次拷问，它不仅是对大学的拷问，它也是对这一些精致的个人主义者，这些青年人这些80后，主要还是90后对他们的一种拷问。**

**那么钱理群教授前些时候曾经分析到就是红卫兵的一代，红卫兵一代正在成为中国的精英，因为现在这个红卫兵一代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，那么其中的一些人呢，他们不可避免的带有文革的一些遗迹，那么钱理群教授表示了他的担忧，但是我想这个红卫兵这一代很快的就会走出历史舞台，接下来中国的，就像**[**毛泽东**](http://apphistory.news.ifeng.com/figure/detail.php?id=6)**讲的这个世界是属于青年人的，属于早上7、8点钟的太阳，而现在早上7、8点钟的太阳是由这一批精致的个人主义者为主题构成的，那么中国的未来真的是值得大家思考了，这些人可能对于传统文化没有太多的了解，对于西方的文化，他们更多的是从一种公立的角度来考虑的，他们非常善于利用目前中国的这个体制来为自己谋福利，那么至于什么民族的传统啊，国家的前途啊，这个社会公正公义这一切都不在他们的眼里，所以大学如何改变这样的一种做法，不要再把培养精致的个人主义者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目标，虽然它们从来没有这样说，但是事实确实如此。**

**关于“精致利己主义”**

**今年的“五四”前夕，在一个关于大学的研讨会上，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发表了一段谈话，从微博迅速荡漾，并使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成为媒体热词。为了免断章取义之嫌，不惮引述得长一些，钱教授说：“我们的一些大学，包括北京大学，正在培养一些‘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’，他们高智商，世俗，老到，善于表演，懂得配合，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，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。”可惜的是，这段话到了媒体版面和网络上，标题就变成了“北大培养利己者，他们掌权比贪官危害更大”。其实这种表述本身就有逻辑的问题，贪官难道不是利己者？钱理群教授的话，是说那些“精致利己主义者”“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”。正常的理解，那些不“精致”的贪官们，或者说“粗暴”“粗野”“粗俗”的贪官们，可能漏洞百出，无论是“小三反腐”“小偷反腐”，都容易露馅，“精致”者们，可能口号诱人，行为优雅，潜藏更深，为害更久，更难使民众识破而已。正如公款喝茅台XO容易导致民愤，而喝罗曼尼康帝、柏图斯就少有人谈，虽然一瓶高价的罗曼尼康帝红酒价格可能相当于100瓶的茅台。**

**钱理群教授对北大等大学，可能是爱之深责之切，但是说到“精致利己主义”的问题，却让人颇为纠结。首先，我们应该承认利己的倾向是一种基本的人性，目前世界上没有哪家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要根除“利己主义”。而且在“利己”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个人主义，在上世纪初“新文化”中，还颇受一些学者推崇。因为在威权之下，个人主义毋宁是一种反抗的武器。鲁迅在《文化偏至论》中就说：“个人一语……意者未遑深知明察,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？夷考其实,至不然矣。”托克维尔在《论美国的民主》中也承认，自私是人的一种本能，始终伴随着人类。所以必须通过教化手段和制度安排，对抗个人主义之恶，让平等的社会不至于变成“冷漠”的社会。所以，贪官污吏实在和大学教育关系不大，主要和监督体制有关。缺乏阳光监督的官僚体制下，清官也未必比贪官更好。《老残游记》的作者刘鹗就曾经说：“赃官可恨，人人知之；清官尤可恨，人多不知。盖赃官自知有病，不敢公然为非；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，何所不可，刚愎自用，小则杀人，大则误国”。**

**“利己主义”罪不在大学教育，但是“精致”与否却的确和教育有关，也许在钱教授看来，“利己主义”精致起来，无异于“流氓有文化”。但是我以为钱先生的担忧仍显“超前”，看看眼下一些地方官员，无论是为了政绩还是为了其他个人私欲，暴力拆迁也好，“黑打”也好，“被精神病”也好，其做法日渐粗暴，欲看到一点“精致”已是难得，假若有“精致利己主义”的官员，至少不至于激起更大的民怨吧。因此，大学能够培养“精致”已是幸事，现在多少大学教授还拿着撒泼当个性呢！ [http://img.ifeng.com/page/Logo.gif](http://www.ifeng.com/)**

**谁培养了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**

**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，最近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观点，引起人们对教育体制的广泛议论。他说：“我们的大学，包括北京大学，正在培养一大批‘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’。他们高智商，世俗，老道，善于表演，懂得配合，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，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。我们的教育体制，正在培养大批这样的‘有毒的罂粟花’。”  
  
　　此言一出，把人吓了一跳。我们的大学，难道都在培养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吗？有很多人，可能都不会赞同这个观点。但仔细想一想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，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的确比比皆是。  
  
　　利己主义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。其基本特点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以个人利益作为思想、行为的原则和道德评价的标准。但在很多的情况下，利己主义是不能公开的。尤其是我们的官员，即便心里想的全是“升官发财”、“荣华富贵”，嘴上也要讲“立党为公”、“执政为民”。  
  
　　于是，一些既想“利己”又想要个“好名声”的利己主义者，就开始在“精致”二字上下功夫。本来，“精致”一词的含义，是“精巧细致”和“精美工巧”的意思。但到了他们那里，“精致”就变成了“精明算计”、“巧于应付”、“细独钻营”和“致力表演”。就像高超的魔术，下边的人看不透，上边的人看不透，周围的人也看不透。而他自己，却总能一边“利己”，一边上升和进步。  
  
　　综合分析，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一般具有以下六个特点：一是智商高，财商也高。平日里不露锋芒，但却很善于发现官场里的“政机”和“商机”；二是精通世俗，处事老道。哪个领导家里有事，哪个领导身体有病，他都铭记于心，并及时提供周到的服务；三是善于表演，随声附和。一旦发现上边领导喜欢什么，自己马上就会表演什么；四是懂得配合，不得罪任何人，尤其不得罪任何领导；五是善于利用体制达到个人目的。对于官场内部的升迁、财务、执法、审批、项目、工程管理等体制程序，他们都烂熟于心，并总能找出其中的缝隙；六是捞好处不留痕迹。可以帮你打电话，但绝不给你写纸条；可以收你送来的钱，但绝不会让你和他人抓住把柄。  
  
　　但我认为，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，不是我们的大学培养出来的，而是我们的社会孕育出来的。现在的很多人，都把“当大官”和“发大财”，看作是成功人生的标志。而且当了大官和发了大财的人，也过多地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和追捧。这就很容易让那些高智商和高学历的精英分子动心，并把自己的智慧和能力，用去追求风景最美的人生高度。只是这其中，有些人是为了“做事”而“做官”，也有些人是为了“做官”而“做事”。而把“精致”用到“利己”上，自然就会开出“有毒的罂粟花”。**

我看钱理群

　　作者：[孔庆东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07872.htm)

　　现在就要企图全面地臧否一下钱理群，似乎为时过早。因为他不是那种从南坡爬上山顶就从北坡坐缆车下去的人，他是上了山顶就不打算下去，要在山顶搭台唱戏的人。尽管也不排除这种可能，即他最好的戏已经在登顶的过程中唱过了，但在山顶上将要演出的戏绝对不会令人失望，则是基本没人怀疑。

　　钱理群是一个具体的人，但又具体得很“抽象”。“钱理群”三个字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，已经成为精神内涵比较丰富的某种意象。我读过的评论钱理群的文章如[王得后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092326.htm)、[汪晖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983394.htm)、[陈思和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641711.htm)、[薛毅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794652.htm)等人之作，普遍对那种意象有所触及。我自己写的关于钱理群的文章，也试图把握那个意象，但却总有“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”的感觉。看来意象是不好强行把握的，还是循规蹈矩地有啥说啥为好。

　　对于我们这一代成长于80年代的青年学生来说，钱理群首先是一个青年导师。陈平原老师曾戏言钱理群是“好为人师”，我觉得这不但抓住了钱理群的最大特点，而且说到了钱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义上。钱理群可以不当学者、不当教授，但绝不能不当老师。不当老师的钱理群不是钱理群。我认为毛泽东骨子里也是“好为人师”，他也是什么都可以不当，但一定要当老师。毛泽东说过“四个伟大”的赞颂里他只同意“伟大的导师”一条。钱理群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批判研究迟迟难以展开，我觉得有一个内在原因：钱理群和毛泽东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的，他们都是启蒙家。就对于启蒙的热情来讲，恐怕鲁迅也要逊于毛泽东。只是毛泽东的启蒙越到后来，越借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──进而直接将启蒙变成了“改造” 。而鲁迅和钱理群这一类人，由于基本没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借助，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启蒙的纯洁，另一方面则使本人乃至包括启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。不过即便如此，学生们也反对让钱理群去当官，他们喜欢只有思想的钱理群。学生们宁可自己去当官去赚钱，也要保护钱理群这个纯粹的“人师”形象。

　　我第一次见到钱理群，他40岁出头，貌似一个年富力强的恶僧，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。我以为这是一位很勤

[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albums/104099/104099/0/0.html#0$30ecd5ef23c04175adafd529)

钱理群著作

勉的进修教师──若干年后，我也曾被误认作进修教师，然而是不勤勉的。及至慕名去听钱理群的课，发现原来就是那个恶僧，不禁心中一动。他一张口，我就被吸引住了——我欣赏的老师甚多，但能这样吸引我，使我在课堂上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的老师，仅此一位。他汹涌的激情，在挤满了几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着，回荡着。他深刻的见解，时而引起一阵急雨般的掌声，时而把学生牢牢钉在座位上，全场鸦雀无声。即使在冬天，他也满头大汗，黑板擦就在眼前，他却东找西抓寻不见，经常用手在黑板上乱涂着他那奔突又奔突不开，卷曲又卷曲不顺的字体。听他的课，我不坐第一排，即便坐第一排，也坐在边上。这样才能抵御他思想的巨大裹胁力。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对他的静观。我发现自己越是上喜欢的老师的课，越爱给老师起外号或者挑语病，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潜意识。

　　钱理群的思想，通过北大和其他学校的课堂，辐射出去，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中国青年界。他的专著出版很晚，但他的鲁迅观，他的周作人观，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观，他的现代文学史观，早已成为一代学子共同的精神财富。如果将来有人以钱理群为研究课题的话，我先提醒一句，他的书是第二位的，他的课才是第一位的。“课堂”研究有朝一日应该成为我们的学术话题。无论从投入的热情与精力，内容的精彩与饱满，得到的反响和愉悦，钱理群的课都比他的书更重要。听过他课的人再拿到他的书，不是有一种急于打开的冲动，而是有一种再三推迟打开的眷恋。中国80年代不乏比钱理群声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启蒙者，但他们留给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断，而钱理群给予青年的是一团熊熊燃烧的活的启蒙精神。他的启蒙不是“最高指示” ，也不是大鸣大放大批判，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和言说他所敢于直面的世界。所以他思想的感人程度是既深且远的。

　　钱理群的思想方式一是深刻的怀疑精神，这很明显是来自鲁迅。鲁迅的怀疑精神被埋藏了许多年，钱理群把它从尘封中掘出，高高地扬起，为之再三咏叹。于是，学生们都习惯了怀疑，不但怀疑“历史”、“学问”、“道德”，而且一直怀疑到鲁迅，怀疑到钱理群本人。当钱理群学生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听他的话，反驳他的话和说他的坏话。

　　其次，钱理群的思想方式有一种“大”的力量。他视野开阔，善于捕捉重大的话题，善于从大处着眼，善于小

[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albums/104099/104099/0/0.html#0$b94f65ec35293c922e2e2136)

钱理群著作

中见大，化微为著。钱理群十分注意一个具体学术问题的“时空坐标”。他笔下经常出现“20世纪”、“中国”、“中西”、“大”等词汇 ，这些词汇今天已经成了青年学者文章中的常用词。这种大思维方式既是得益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素养，更是决定于对自身生存境况的强烈关注。钱理群经常号称自己善于从别人那里“偷”各种理论和方法，他的论著中也的确什么顺手用什么，从[精神分析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529019.htm)、[原型批评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290260.htm)、神话理[论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207131.htm)到[接受美学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676669.htm)乃至[女权主义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264746.htm)，但是他用来“偷”这些和驾驭这些的最基本的功夫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思辩哲学，包括从人的基本生存境况出发去研究人的精神产品，从上层建筑各部分的互动关联中去考察文学等。所以他的思想始终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“大”的气势。

　　钱理群思想方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抓取“[意象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711.htm)”。即研究客体中反复出现的那些最能表现“本质”的典型语汇。这种思想方式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，需要有极强的“悟性”。而这所谓“悟性”不是神秘兮兮自欺欺人的，它实际就来自对自己生活的切肤体验并把这种体验投射到研究中去。如钱理群在鲁迅身上抓取了“绝望”、“抗争”，在周作人身上抓取了“苦住”、“兴趣”，在话剧问题上抓取了“大舞台”和“小舞台”，在40年代文学中抓取了“流亡”和“荒野”，在1948年文学中抓取了“生存”和“挣扎”，……这些意象的选取事实上都是一种主客观的契合。当不能找到合适的意象时，钱理群的研究就不能深入进行下去。一旦找到了合适的意象，则如同杠杆找到了支点，“成吨的钢铁，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”。这种研究方法是钱理群在学术实践中自己摸索形成的，但还没有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得到系统的总结和推广。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，这种方法具有将“现象学”和“历史主义”结合起来的特点。但它同时又带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诗学的某种气息。或许不必急着去总结它，让它在流动中发展下去更好。总结常常意味着凝固。

　　除了是一位优秀的学术研究者之外，钱理群还是一位卓越的学术研究组织者，或者说是学术战略家。钱理群

[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albums/104099/104099/0/0.html#0$9f1011b3c7fa48e4d8335a06)

钱理群

经常宣布他的研究计划，经常为别人和整个学科策划研究步骤。他对自己的专业有着良好的把握，不但熟悉各个具体研究对象，而且熟悉研究队伍，他心中装着一幅详细的学术导游图。他对别人的生活也许不大懂，但他知道谁研究什么最合适。他对专业研究的进展保持着比较宏伟的构想，比如他认为目前应当进行出版研究、校园文化研究、地域文化研究、文学与政治研究等等，他已经把这些研究课题布置或建议给其他的研究者。在他周围，出现了一种“规模研究”的集团优势。这对于今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，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
　　钱理群目前无论在专业领域，还是在整个知识文化界，都已经获得了比较高的声誉。声誉高了，自然也会使不同角度的人觉得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。在我看来，钱理群的研究似乎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。一是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平衡问题。在80年代就有人对我说：“你干吗跟钱理群学呀？钱理群不是搞文学的。”这话显然是把“文学”看得太窄了，但它曲折地表达出了一种感觉。钱理群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时不能与他的意象法结合得天衣无缝，的确有现实关怀的激情不是从文本分析中得出来的时候。如果从针对这一问题的角度出发，我是赞同把“学理”与“关怀”适当分别处理的。

　　第二个问题是启蒙的姿态。钱理群的姿态是崇尚独立思考，一切从自我出发，真诚，不受羁勒。但是，纯粹的“独立思考”是不存在的。我们日常所强调的“独立思考”是指不受权威引导，不随波逐流，而不是绝对的空无依傍。钱理群有时天真地以为自己是一个“纯粹”的知识分子，忘了任何人都是不自觉地代表一定的社会利益群体的。他以为自己代表的是大多数和历史的正义，但有时情况很复杂，会变化。钱理群强调既不做权势的帮忙与帮闲，也不做金钱的帮忙与帮闲，也不做大众的帮忙与帮闲，但你毕竟“非忙即闲”地生活着，你的发言客观上一定是对有某些人有利、对某些人不利。不清楚地意识到这些，一味“真诚”和“自由”着，就有可能引起错误的掌声，甚至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。

　　不过我想，钱理群是具有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精神的，这些问题，他也许正在思考。钱理群的思想还远没有完全定型，今天对他的这些臧否，只能算是边走边唱的眉批和回评，离整本连篇的总评还远着呢。